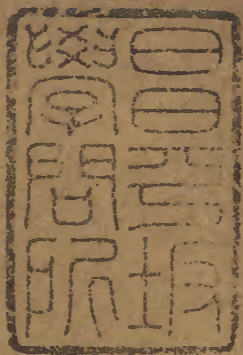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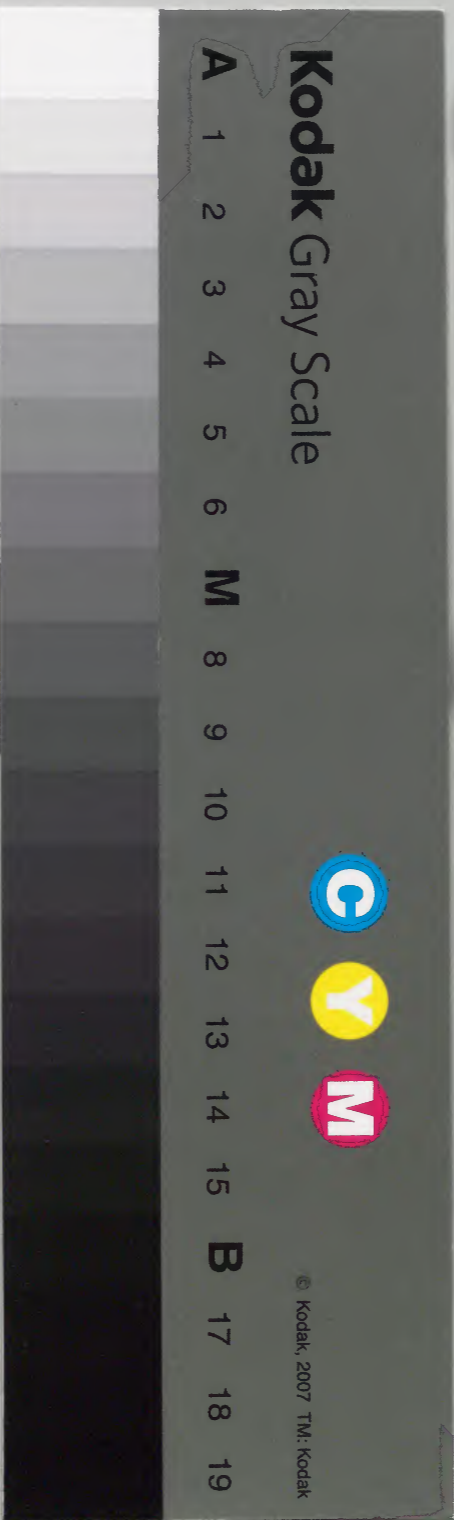
五十三之四漢



一	四	五	漢書門
〇	〇	〇	
六	六	七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八	五	漢	
〇	〇		
三	七	書	
架	三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26)
函號	283 7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四十五 起柔兆閹茂盡柔兆湑灘凡十一年

孝質皇帝 諱纘章帝曾孫勃海孝王鴻之子也 謚法忠正無邪曰質伏侯古今注曰

纘之字曰繼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

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

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三署郎五官署郎及左右署郎也屬光祿勳掾俞綰

翻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

名牒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竇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豫也各牒者書名於牒上之上時掌翻

當以次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此鄧后臨朝之故

梁后踵而行之耳遊學增盛亦干名蹈利之徒何足

尚也或問曰太學諸生三萬人漢末互相標榜清議此乎出子盡以為干名蹈利之徒可乎答曰積水

成淵蛟龍生焉謂其間無其人則不可然互相標榜

者實干名蹈利之徒所為也禍李膺諸人者非太學

諸生諸生見其立節從而標榜以重清議耳不然則

郭泰仇香亦游太學泰且拜香而欲師之泰為八顧

之首仇香曾不預標榜之列豈清議不足尚歟抑香

隱德無能名歟五月庚寅徙樂安王鴻為勃海王海

水

溢漂沒民居六月丁巳赦天下帝少而聰慧少

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日者眈日而注此跋扈將軍

也賢曰跋扈猶彊梁也余按爾雅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彊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

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蜀本冀聞深惡之惡鳥

注甚鄙淺茲不復錄詳見游誤

同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進之煮餅今

釋名餅并也披麥麩使合併也束哲曰禮仲春之月

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煮麥為麩內則諸饌不設麩

麩之作也其來近矣湯餅煮帝苦煩盛使促召太尉

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

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

吐土故語未絕而崩年九固伏尸號哭言伏地而號

翻嘔也歲質帝

察不密

也號戶高翻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其侍疾無狀

而推究其姦也設於此時固能窮冀弒君之罪儻不能正其誅以身死之豈不忠壯既不能然又且俛首於其間欲以立長之議矯而正之卒死於兇將議立

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

頻年之間國祚三絕賢曰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凡三絕今當

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

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

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

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

得人難孟子之言爲于僞翻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

發憤悔之折骨折而設翻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

之祀幾將傾矣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年幾居希翻至憂至重可不

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就冀而言萬事皆可付之悠悠至於立嗣關天下國

家之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

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

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蒜於質帝爲兄尊也同出樂安王寵親也

臚陵如翻空立爲嗣朝廷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

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惡烏路翻初平原王翼既貶

歸河間事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蠡吾

縣前漢屬涿郡時屬河間國賢曰蠡吾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西蠡音禮翼父河間孝王開也順帝

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妻七細翻徵到

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

而未有以相奪賢曰未有別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

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說輪芮翻下同累世椒房謂恭懷后及太后也秉

攝萬機賓客縱橫橫戶孟翻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

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

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重直用翻再也冀意氣凶凶

言意氣惡暴也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懾之舌翻

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

罷會固猶望眾心可立以眾心屬於清河王固猶望可立也復以書勸

言毒事不糾正固喬欲何為

冀復扶又翻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為殺李固杜喬

張本戊子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

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湯安之孫也

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

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

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於靜陵賢曰靜陵在維陽東南三十里大

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

合於乾位賢曰歷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歲刑亦在北宮故曰合於乾位掾

俞絹翻易經龍戰之會易坤卦上六龍戰于野陰疑于陽也陽道將勝陰

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朝直翻割除私欲廣求賢能

朱穆

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遠于願翻得小心忠篤敦

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

南山坐平原也喻其安而無傾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

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式用也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

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樂巴等冀不

能用穆暉之孫也朱暉事章帝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

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樂成縣屬河間國蠡吾先侯曰孝崇

皇沈約曰謚法所不載者如孝崇皇之類是也廟曰烈廟陵曰博陵賢曰博陵

本蠡吾縣之地也陵在今瀛州博野縣西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

璽綬祠以太牢璽音受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優

氏為博園貴人優音優史記優姓各縣之後貴人諱明木蠡吾侯之媵妾博園博陵寢園

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

封討楊徐賊之功也惡烏路翻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諱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謚法克敵服遠曰桓伏侯

古今注志之字曰意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戊午赦天下

三月龍見譙譙縣屬沛國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立阜陵王代兄勃道亭侯便為阜陵王阜陵王延傳國

五世至代代薨無子國絕今以便紹封道才出翻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

通鑑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桓帝

勲杜喬為太尉

考異曰帝紀云大司農杜喬為太尉

為太尉袁紀亦然荀淑傳云光祿勲杜喬舉淑方正今從之

自李固之廢朝野喪

氣

喪息浪翻

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

賢曰回撓邪也

曲也撓音奴高翻

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

鴻薨無子太后立帝弟蠡吾侯惲為渤海王以奉鴻

祀

惲告回翻

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

不疑為潁陽侯

潁陽縣屬潁川郡

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

邑侯胡廣為安樂侯

按廣傳封潁陽縣安樂鄉樂音洛

趙戒為尉亭

侯袁湯為安國侯

安國亦亭侯

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

列侯

按曹騰傳廣騰及州輔等七人皆封亭侯

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

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

貞與慎同

幹與幹同築垣牆必須植幹以喻立國必須賢才朝直遙翻

典誥之篇哉

謂封爵之典策

詔誥以授有功具有故事

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

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

屬心

屬之欲翻下冀屬同

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

先悉薦翻

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士

魚孽

列翻紱音弗

其為乖濫胡可勝言

勝音升

夫有功不賞為善

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

詰去吉翻

故陳資斧而人

靡畏

前書音義曰資利也

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

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喪息浪翻省悉

景翻 考異曰 喬傳此章在為太尉前袁紀在為太尉後今從袁紀 八月乙未立皇

后梁氏 紀云七月乙未以長曆考之七月戊申朔無

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 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

也蓋帝紀脫八月字 漢書舊儀 聘皇后黃金萬斤 召后為惠

執舊典不聽 帝娶魯元公主女特優其禮為二萬斤

儀禮納采用鴈鄭玄注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鴈取順

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殺圭以聘女鄭玄曰士大夫

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

禮言以圭而漢用璧形制雖異為玉同也時依孝惠

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依

舊典乘馬四匹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

尋蓋每端 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 屬之欲翻汜符咸

二丈也 本姓凡氏遭秦亂避 喬以宮為臧罪不用 臧古臧 由

地於汜水因氏焉 是日忤於冀 故翻 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

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

大尉胡廣為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共譖杜喬於帝

賢曰悺音丁 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

不堪奉漢宗祀 賢曰抗舉也宗 帝亦怨之十一月清

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 鮪于 妄言清河王當

統天下欲共立恭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曰當

立王為天子以嵩為公嵩罵之文刺殺嵩於是捕文

鮪誅之有司劾奏 嵩工老翻刺七亦翻 坐貶爵為

尉氏侯 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

之別獄也 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以為

邑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

通鑑卷五十三 漢紀五十三 桓帝

先奪其官

王謂

趙承

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

考異曰喬傳云策免而已喬前已

免官傳

冀遂收固下獄

下獄

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

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請闕通

訴

要讀曰腰鈇斧也鑽音質樞也

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

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

前事

前事即文

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

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上為冀作章表融時在

坐

為于偽翻

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

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

言為冀誅陷忠良

將無顏以見人也

冀怒起入

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馬融不終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

室比隆文宣

賢曰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迷

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

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

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

復扶

廣戒

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

安

賢曰從安令其自盡也

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

其門

騎奇

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

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爾雅曰四達謂

郭亮

之衢城北即夏門亭也臨力鳩翻哭也

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

右

持節

入

董班

章鉞

冠古玩翻賢曰章謂所上草也鉞斧也

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

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

賢曰腐生猶言腐儒也

公犯詔書欲

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

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畱楊匡號泣

星行

掾俞綽翻號尸乃翻星行者見星而行見星則而舍或曰星行者言戴星而行夜不遑息也

維陽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史

史者赤幘者則畧翻守護尸喪

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

都官從事司隸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都

官非法者

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

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

喬家河內葬訖行服

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為河

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

卒子恤翻

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

之言於是請种暠為從事中郎薦樂巴為議郎舉穆

高第為侍御史

穆於大將軍府掾為高第也

是歲南單于兜樓

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車音尺遮翻

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三月戊

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白馬羗寇廣漢屬

國

安帝以蜀郡北部都尉尉為廣漢屬國都尉

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

討破之

楯食非翻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顧為平原王奉

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為孝崇園貴人

五月癸

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

六月改清河為甘陵以孝德皇陵為國名立安平孝王得子

經侯理為甘陵王經縣屬安平國賢曰今貝州經城縣奉孝德皇祀

秋七月京師大水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乙丑有星

孛于天市前書天文志旗星中四星曰天市又晉書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彗星

除之為徙市易都亭蒲內翻京師大水 九月巳卯地震庚寅

地又震 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免以司

徒袁湯為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 是歲前

朗陵侯相荀淑卒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淑少博學有高行少詩照翻

八龍

行下孟翻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在朗陵涖事明

治治直吏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賢曰

緄緄音昆燾音導汪烏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尺稱

所居里舊名西豪類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

氏有才子八人更名其里曰高陽里杜佑曰潁川郡城西南有荀淑

故宅相傳云即西豪里更工衡翻類陰縣屬汝南郡

淑縣人也姓譜商武丁子子文受封於死因以為氏

左傳有齊大夫死何忌趙明誠金石錄有漢荆州從

事苑鎮碑曰其先死相何為晉樂正世掌朝禮又有

苑子園寔能掌陰陽之理皆其冑也按姓氏志皆以

為出於齊大夫死何忌之後今此碑所謂死相何與

子園左傳國語皆無其人故錄之以待知者左傳曰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致構戴太臨厖降庭

堅仲容叔達隤徒回翻致五才翻一音五回翻韋昭

音瑰擣直由翻韋昭音挑戴以善翻韋昭以震翻厖

道監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三 桓帝

莫江翻降 膺性簡亢亢口浪無所交接唯以淑為師

陳寔

以同郡陳寔為友苟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

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出於單微

鍾皓

單獨也孤也薄也為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行下孟翻

前後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

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

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

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時中常侍侯

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郡守所出命曰教百官志

注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掾俞綰翻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賢曰檄板書以

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言曰此人不空用而侯常侍不

可違寔乞從外署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自署用若不出於倫有賢曰不欲陷倫於請

託也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

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事士大夫送至綸氏賢曰

綸氏縣屬潁川郡今嵩陽縣是倫謂眾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于為

偽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

比毗至翻少詩沼翻此咎由故人畏憚疆禦故人倫自謂也漢

前率自備故人是也詩曰不畏疆禦陳君可謂善

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禮記坊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坊音防寔

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丘

長賢曰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

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

部賢曰司官謂主司之官也行下孟翻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

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

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寃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

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相息亮翻歛力瞻翻吏民追思之鍾

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

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

讓風好呼到翻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

似我家性瑾李氏之出而退讓故脩云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

刑戮論語孔子以此言與南容復以膺妹妻之妻七細翻膺謂瑾曰孟

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問何太無皐白

邪皐白易分無皐白言無分別也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

在位李膺字元禮膺祖脩為太尉父益為趙相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

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語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木也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

全家爾道為貴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乙丑太后詔

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

車駕徙幸北宮 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

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

翟租襄城陽翟二縣皆屬潁川郡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

主漢制公主儀服同公侯紫紱長公主儀服同諸王赤紱四采赤黃縹緹長二丈一尺三百首紱音弗

長知壽善為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壽作愁眉啼粧墮馬

兩翻髮折腰步鬪齒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太倉令秩六百

笑妖於驕翻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

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

玉珍怪充積藏室藏徂浪胡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

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冀傳云築山以象二

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晉志

車一名輦車毛晃曰輦步挽車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多從倡伎倡音昌伎渠綺翻酬

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

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縣起兔苑

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

毛以為識調徒巾翻識職吏翻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域

賈胡賈音古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

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謂姦民及亡命者或取良

人悉為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

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

冒名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

校戶教翻各使私客籍屬縣富人賢曰籍謂疏錄之也被以他

罪被皮義翻閉獄掠拷掠音亮拷音考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

於死使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士孫姓也奮各也冀以

馬乘遺之乘繩證翻遺于季翻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

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毋為其守藏婢藏祖浪翻云盜

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紫金紫磨金也亦謂之鏐遂收考奮兄

弟死於獄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擊虞三輔決錄曰士孫奮家貲一億七千餘萬余按此以萬萬為億也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

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

卒使疏吏翻復扶又翻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已所妻然不以道妻之曰略橫戶孟翻毆烏口翻所

在怨毒毒痛也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

將軍地有申伯之尊賢曰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羣公之首

賢曰冀絕席于三公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

頃者官民俱置加以水蟲為害賢曰水災及蝗蟲也京師諸官

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調徒甲翻各言官無見財

賦既重私歛又深斂力贍翻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

狀狀於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

切之求賢曰賊殺也箠止榮翻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尊府指大

將軍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

也亦冀故也

通鑑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恒帝

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事見上卷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承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安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與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賢曰。即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宐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茲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

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朝

通翻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為州郡

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

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冀遣

書請樂安太守陳蕃。樂安郡本千乘郡。和帝永元七年改為樂安國。屬青州。有

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容。求謁蕃。蕃怒。笞殺之。

坐左轉脩武令。脩武縣屬河內郡。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

藥。下遐而冀遣客齎書請京兆并貨牛黃。吳晉本草曰。牛黃牛

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陶弘景曰。舊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同其出角上。以盆水盛而吐之。即墮落水中。今人多就膽中得之。藥中之貴。莫復過。

延篤

晉篤咳三快事

此本草圖經曰制其吐山乃喝通即落水中既得之
 陰乾百日一云子如雞子黃其重疊可揭輕虛而氣
 香為佳又云此有兩種喝通而得者名生黃其殺死
 而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剥得者名心黃肝膽
 中得之者名肝黃大抵
 不及喝通得者最勝 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
 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
 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
 旨求其事篤以病免 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區貴人
 曰孝崇后宮曰永樂 續漢志曰德陽前殿西北入門
 內有永樂宮樂音洛下長樂同
 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為
 后湯沐邑 秋七月梓潼山崩 梓潼縣屬廣漢郡賢
 曰今始州縣也有梓
 潼水

張陵

朝廷猶尊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會大將軍冀帶劍入省
省即禁中也 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劍
 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 幼戶槩翻
 又戶得翻 有
 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
 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
 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元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 好呼到
 翻喜許
記 梁冀疾之轉不疑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
 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 勝音升 道路見者莫不
 嗤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

干謁之戒

自守莫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

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考

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

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賢曰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

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

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陳靈公如

徵舒所弑齊莊公如崔杼之家亦為杼所弑况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繫

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賢曰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

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璽斯氏紱音弗設有非常之

變任章之謀宣帝時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

震之子也 京師早任城梁國饑民相食任音 司

徒張歆罷以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北匈奴呼衍王

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愷音蒲 攻伊吾屯城詔敦煌

太守馬達將兵救之敦徒 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秋七月武陵蠻反 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 十一

通鑑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桓帝

七

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
 請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
 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賢曰快音他及翻快
 忽忘也或荒耽耆欲耆讀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也偽
 忽真賢曰厭厭姦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爾雅路二
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此言人世見道不明於人或見
 之邪正事之是非莫知所適從也適丁歷翻
 信之佐括囊守祿賢曰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或疎
 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
 下賢曰鬱伊不申之貌楚辭曰獨伊鬱而誰語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

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懈古百姓囂然咸復
 思中興之救矣復扶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
 壞枝挂邪傾賢曰綻音直覓翻禮記衣裳綻裂紉箴
補縫也韓詩云破襖請來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
 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賢曰權謂變也
法制不循於舊也余謂權秤錘也執權步驟之差各
 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賢曰背
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
 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賢曰韓子曰葉公問政於
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
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

同也葉式涉翻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

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倚奪賢曰倚居蟻翻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

倚何者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樂音洛

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

如與如同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

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契息列翻復扶又翻斯賢智之論

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

之則治寬之則亂治直史翻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

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

之膽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賢曰密筭

計見效優於孝文見賢通翻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

墮損卒子恤翻墮讀曰墮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

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

仲之功懿美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

理也聖人能與世推移楚辭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而俗士

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于戚之

舞足以解平城之圍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

結繩之約所能理也干盾也威鉞也記曰朱于玉戚

冕而舞大武所以象武王之伐功也書禹舞干羽於

兩階而有蒞格高帝為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秘計

得出非舞于戚所能解也治直之翻下治亂國治平

元帝待望之堪猛未嘗不嚴也坐暗爾

通鑑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九

亦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

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賢曰莊子曰吹呵呼吸吐納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

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

何也夫寒盛則生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能

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成公英莊子疏曰如熊

足黑色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蓋為國之法有

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

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崇德教除殘是以梁肉

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供音恭養余前翻方

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

馭委其轡馬駘其銜說文曰駘馬鈍也達來翻毛晃曰駘脫也四牡橫

犇皇路險傾賢曰皇路天路也方將相勒鞅駟以救之豈暇

鳴和鑾調節節奏哉賢曰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銜其口也柑音巨炎翻勒馬轡勒車

轅鞅猶束也說死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鑾鳴鑾鳴則相應也昔文帝雖除肉刑

當斬右趾者棄市答者往往至死見十五卷文帝十三年景帝元年

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崔瑗見五

十一年卷安帝延光四年瑗于眷翻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

人主安寫一通置之坐側坐才臥翻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

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姑且也息

安也且苟目前之安也前之安也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

仲長統

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載孔

子善子太叔之辭杜預曰糾攝也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庚午任城節王崇薨無子國絕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為任

城國以封東平王蒼之少子尚崇尚之姪也謚法好廉自克曰節以太常黃瓊為

司空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

禮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為外朝官東都無特中外朝之別也此中朝直謂朝廷朝直遙翻

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

咸稱冀之勲德宐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此西

臣所以尊王莽者今廣復欲以崇冀微黃瓊之言殆哉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

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

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

廷從之於是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

名禮儀比蕭何蕭何唯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何嘗謁而寵秩之至此乎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

比鄧禹賢曰冀初封襄邑縣襲封乘氏更增以定陶陽城是為四縣余謂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

乘氏皆屬濟陰郡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

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席賢曰絕席別也十日一入

通鑑卷五十三

漢紀三

桓帝

三

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殺初西域長

史趙評在于寘病癱死按西域傳評元嘉元年死寘徒賢翻評子迎喪

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謂評子

曰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著陟畧翻創初良翻故致死

耳評子信之還以告敦煌太守馬達異曰車師傳考

司馬達今從于寘傳會敬代為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寘事隱度

也覈考也實也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復扶又翻說輸苻翻于寘國

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謂以評死為建罪也于寘必

服矣敬貪立功名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

供具宴饗之具也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

何為欲殺我且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

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

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

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夔等遂會兵攻敬

按前書西域諸國各置輔國侯左右將復扶又翻夔苻比翻敬持建頭上樓宣告

曰天子使我誅建耳輸夔不聽上樓斬敬縣首於市

縣讀曰懸輸夔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馬達

聞王敬死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帝不聽徵達還

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

焚開于寘國人自新之路仍時輸焚死已經月乃斷

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斷丁亮後知其詐而竟

不能討也史言漢之威令不復行於西域丙辰京師地震 夏四

月甲辰孝崇皇后匿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

歛送制度比恭懷皇后恭懷皇后和帝母五月辛卯

葬于博陵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冬十月乙亥

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以特進趙

戒為司空

永興元年春三月丁亥帝幸鴻池百官志注鴻池在雒陽東二十里水

經注穀水東注鴻池陂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

元 丁酉濟南悼王廣薨無子國除廣濟南王顯之子也紹封見五

十一卷順帝永建元年濟子禮翻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

百姓饑窮流冗者數十萬戶沉散也冀州尤甚詔以

侍御史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

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劾戶槩翻

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國屬

冀州喪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下郡吏畏其嚴遂發

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請廷尉輸作左校

不以趙忠玉匣為僭而以朱穆發墓為罪昏暗之君豈有真是非哉賢曰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校

四十餘人外又有貪穢矣

戶教

太學書生賴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

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

處昌呂翻

拜州之日志清

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

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

天意

塞悉則翻

由是內官咸共患疾

內官即中官患於避翻

謗讟煩

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

同勤禹稷而被共鯨之戾

共鯨恭

若死者有知則唐帝

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

賢曰尚書放驩堯于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

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曰驩頭驩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當今中

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

天憲王法也謂川戮出于

其口

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

賢曰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于周公呼

喻則令伊顏化為桀跖

喻與

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

亢音

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

惡烏路翻

徒感

王綱之不攝

賢曰攝接也余謂攝飭整也

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

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

賢曰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鉄其足

也以鐵著足曰鉄

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冬十月太

尉袁湯免以太常胡廣為太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

免以太僕黃瓊為司徒光祿勳房植為司空

武陵

蠻詹山等反武陵太守汝南應奉招降之

車師後

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

戊巳兩部各置校尉各有部候

李固尚為太后所重諸公憤憤遂逐其死稽哉

西域傳曰和帝置戊部侯居車師後部侯城忿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

士後部侯炭遮領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前書車師後國

有擊胡侯漢賜印綏降戶江翻下同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

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王

上時掌翻上奏而立之安帝延光四年班勇斬後部王軍就其質子在敦煌質音致後阿羅多

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復扶頗收其國人戊校

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開信者開

以丹青之信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降戶於是更立

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

西域傳曰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將如字

嚴詳

二年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二月辛丑復聽刺史二

千石行三年喪安帝建光元年斷行三年喪事見四十九卷 癸卯京師

地震 夏蝗 東海胸山崩賢曰胸山在今海州胸山縣南 乙卯

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

之 太尉胡廣免以司徒黃瓊為太尉閏月以光祿

勳尹頌為司徒 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獵上林苑遂

至函谷關校戶教翻闕校也所以遮獸而獵取之謂之校獵東漢開上林苑於雒陽西函谷關

在河南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司隸冀

州饑人相食 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

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

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賢曰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湯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余按大雅大明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

武王肆伐大商陶蓋用此檀車事言桀紂貴為天子得罪於天流毒於民而湯武伐之亡國之事不接于

帝之耳目帝不知以為戒也毛氏詩傳曰檀檀鞿之木陸機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

駮馬梓檣故里語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繫迷一名挈檣故齊人諺曰上山伐檀挈檣先殫

蓋檀木鞿鞿可為兵車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

即損於聖體震食謂地震日食也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

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

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

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

芟刈小民芟所銜翻虎豹窟於麋場賢曰鹿子曰豺狼乳麋音研奚翻豺狼乳

於春囿乳人喻翻產也貨殖者為窮窶之竟貧餒者作饑寒

之鬼言無貧富皆不得其死死者悲於窶窶杜預曰窶厚也安夜也厚夜猶長夜

也窶株倫翻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

者也朝直遙翻為于偽翻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

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聞樂於咸陽授趙高

以車府閻樂為咸陽令趙高為中車府令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

不顧離力智翻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彊秦之

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

道

道

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

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

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

朱穆得罪李膺時亦免居綸氏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

賢曰謂不合於時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

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景翻夏南陽大水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韓續為司空

郡益州郡山崩秋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

等反莫於六翻鞬居言翻且子余翻考異曰寇美

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復扶又翻安定屬國都尉敦煌

張奐

張奐初到職賢曰屬國都尉其秩比二千石水壁中

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

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此即秦蒙恬所築

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前書上

縣上郡屬國都尉治所師古曰龜茲使南匈奴不得

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莫鞬等破之伯德

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銀

八枚遺于季翻賢曰郭璞注山海經云鑿音渠金奐

於諸羌前以酒酹地賢曰以酒沃地謂之酹音日使

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

用廉史治
免上計

漢紀四十五 桓帝

此八都尉率好財貨好呼為羗所患苦及與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延光元年以蜀郡西部都尉為屬國都尉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

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于彈汗

山歆仇水上汗范書作汗歆音昌悅翻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

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

卻夫餘抄楚交翻夫音扶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

四千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

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羗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

女悉詣塞下送還之考異曰袁紀延熹二年鮮卑寇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

今從公孫舉東郭竇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

三州破壞郡縣壞音怪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

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羸長羸縣屬泰山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

傳城縣東北治直之翻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

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

主者主倉粟之吏也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狄罪含笑入

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

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

四長賢曰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也長知兩翻初

韓韶

桓帝

段熲

通鑑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三

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熲古既

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

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

悉斬獲之坐詐為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

竟拜議郎司寇二歲刑璽斯氏翻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

舉詔舉熲皆得人

令公卿選將帥有文武者司徒尹頌薦熲段熲

詔帝紀作頌作頌為是拜中郎將擊舉竇等大破斬之獲首萬

餘級餘黨降散降戶封熲為列侯冬十二月地震

一封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梁胤子桃為城父侯城父縣屬

潁南郡考異曰袁紀馬桃封在建和元年馬作焉桃作桃今從范書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三

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三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四十六 起疆圉作噩盡昭陽單閼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壽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居風令貪暴無度

居風縣屬九真郡交州 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

攻殺令犯在綱紀無論令貪暴也

通鑑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桓帝

見式

殺令聚眾至四五千人夏四月進攻九真九真太守

見式戰死守式又翻詔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閏

月庚辰晦日有食之京師蝗或上言民之貧困

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下遐稼翻四府三公府及大將

軍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

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已來比毗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

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

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賢曰詩曰大賂南金和玉下和之玉礫郎狄翻使百

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天地初立有

無所施為而民自化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去洪荒之世未遠故其風朴畧唐虞

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鄭氏曰蕭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

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

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

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

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鵬賦之言役

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馱之求也馱於

下夫欲民殷財阜楊子曰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要在止役禁奪則

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

救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

鑄錢亦以
為民

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

禁賢曰鑿刻也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

之所憂通下情也。賢曰：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

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

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喪，是一失也。事君驕

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

流瞰苦鑿翻視也。賢曰：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

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不可不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

無有遺惑者矣。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

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鈔楚交翻

吞肌及骨，並噬無狀，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

之間卒讀曰粹。賢曰：役夫謂如陳涉起，蘄也。窮匠謂

窮匠則山陽鐵官徒蘇令等是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呼火故翻使愁怨

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有能救其危也言雖錢大

方尺亦不能救，遂不改錢。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

天下之亂也。考異曰：表紀在長沙蠻反，寇益陽益陽縣屬長沙郡。賢曰：縣在益

水之陽，今潭州縣故城在縣東。以司空韓續為司徒續以善翻以太常

北海孫朗為司空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辰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

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詔

太史令能於其職又

通鑑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二 桓帝

三

能以死悟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陳龜

陳龜及前李膺後種嵩皆不記一時龜臨行上疏曰

臣聞三辰不軌言三辰之行不順軌也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

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鄙土地堵塉堵秦音翻賢曰塉音民數更寇虜數所

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賢曰更謂

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卒更錢也陛下

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焉於古公西伯

天下歸仁古公宣父避狄去邠居岐從之者如歸帝

豈復與金輦寶以為民惠乎復扶陛下繼中興之統

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

豈復牧守

豈復牧守

出中官謂牧守出於中官之所引用也懼逆上旨取過目前過度呼

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悍下竿翻又侯肝翻因衰緣隙而

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單與殫同盡也功業無銖兩之効十

為銖二十四銖為兩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凉州刺史祝

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長知兩翻政

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

斥姦殘去羌呂翻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

并凉二州今年租更租賦也更役也寬赦罪隸掃除

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

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

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之

諸郡各有太守都尉下詔為陳將軍除并凉一年租賦以賜吏

民為于偽翻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言重足而立也重因直龍翻省息

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

將按奐傳即護匈奴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

將軍門賢曰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眾大恐

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

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誘音酉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

屠各匈奴別種也屠直於翻帥所類翻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奐以南單

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

于谷蠡音鹿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

黜其遣還庭言春秋之義大居正賢曰春秋法五始

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正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

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厚宥之考異曰

表紀元康元年四月中郎將張奐以車兒不能治國

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緝為單于詔不許范書匈

奴傳在延熹元年今從之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

國威挑取功譽沮在呂翮賢曰挑猶取也獨取不為

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嵩為度遼將軍种音冲嵩龜

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復扶冀暴虐日甚龜

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省息龜自知必為冀

所害不食七日而死東都之臣以死攻外戚种嵩到

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

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質音致悉遣還之誠心懷

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

望去羌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蜀郡夷寇蠶陵賢曰蠶

蜀郡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名焉

宋白曰翼州衛山縣本漢蠶陵縣地故城在縣西有

蠶陵山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永興二年

喪斷丁夏京師大水 六月鮮卑寇遼東 梁皇

后恃姊兄蔭執姊順烈皇后兄大將軍冀也蔭庇也

今人謂憑藉世資得官者為蔭官蓋

通鑑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桓帝

徵還陳龜
非也用种
嵩是也

忌功

取木為喻言能蔭庇其本根也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

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頓衰后既無嗣每宮人孕

育鮮得全者鮮息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

轉希按周禮注鄭眾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

女御八十一人鄭玄曰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

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

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

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

人從后唯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

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此禮所謂

以時御敘于王所者也鄭玄又曰凡羣妃御見之法

月與后如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

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

案二鄭所云漢之宮中賈魚無序專后益憂恚恚於

房之讒蔽固後宮寧復有此制乎

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於懿陵

賢曰謚法溫和聖善曰懿聰明叡知曰獻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冀

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及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胤

胤子挑城父侯是七封侯也恭懷順烈懿獻三皇后大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

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

十七人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京冀專擅威

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賢曰樹禁省起居

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調徒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

於冀賢曰上第乘輿乃其次焉乘繩吏民齎貨求官

請罪者道路相望請罪謂請求百官遷召皆先到冀

窮相

門牋檄謝恩字書牋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牋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牋者

吳樹

用之中宮東宮將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牋用木書者曰檄故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宛言牋檄謝恩也

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

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

朝闕比部必翻又毗寐翻連次也補朝闕謂自侍坐

以來坐徂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

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

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

鳩殺樹

侯猛以不謁腰斬

著

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蔡澤之言高

爵厚寵鮮不致災鮮息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

戒宜遵縣車之禮縣讀曰懸高枕願神傳曰木實繁者披

枝害心范睢曰木殖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

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

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

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好呼與著友善絜武嘗連

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請冀冀追怒之敕中

都官移檄禽捕司隸校尉領中都官徒千二百人遂

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觀

郝絜胡武不得其死

著

集

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餘人人從才用翻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外戚箴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晚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積虧貫魚不序九御差池晉國之難嗣起於驪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紀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撫暴辛惑婦拒諫自狐嫂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剝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弊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妹喜喪夏褒姒斃周妲已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坐卒死于

外霍欲鴆子身乃祖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後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箴言外戚之禍深切故具載之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懽音呼風讀日諷之言樂音洛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屢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塞悉則翻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鹿馬易形乎玄黃者天地之色也使之改色言將使天地顛倒也鹿馬易形指趙高秦二世之事琦之論可謂深切矣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順帝永和六年冀為大將軍至是歲凡十九年幾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與讀日豫帝

捕殺琦

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

鄧香妻宣生女猛從才用翻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

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其

女易猛姓為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賢曰

沮壞也恐尊害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敗補邁翻遣客刺殺之刺七亦翻又欲殺

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賢曰相鄰比也此音毗至翻又音毗冀客

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

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小黃門史掌書者也

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左右謂宦官也賢曰外舍謂皇

也帝有急智衡對中常侍單超單音善小黃門史左倌與梁不

疑有隙倌工喚翻又音縮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具姓也左傳有

具丙瑗于眷翻考異曰宦者常私忿疾外舍放橫

傳作中常侍具瑗今從梁冀傳孟翻橫戶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倌入室謂曰梁將軍兄

弟專朝朝直遙翻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

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

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

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脇國

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璜瑗五人共定其議帝齧

超臂出血為盟齧倪結翻噬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

更言復扶又翻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

通鑑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桓帝

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

使惲入禁中直宿以防

入自恃威行宮省故敢然惲於粉翻

具瑗救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

不軌

言欲謀逆不由軌道也

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

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

丞郎尚書

左右丞及尚書郎也操七刀翻

欽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

騶賢曰騶騎士也余按續漢志太僕舊有六廐中興

又置左駿廐令別主乘輿及廐中諸馬後廐卒騶二十人右駿廐從可知也

虎賁羽林都候

劔戟士

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劔戟士徼循宮中天子有所收考屬衛尉合

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表盱

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

盱音

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

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

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他所連及公

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

校戶教翻

太尉胡廣司

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衛宮止長壽亭

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

廷為空

為于偽翻

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

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

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

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壬午立梁貴人為皇

后追廢懿陵為貴人冢帝惡梁氏

惡鳥路翻

改皇后姓為

薄氏以文帝薄太后家謹良也久之知為鄧香女乃復姓鄧氏

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館唐衡皆為

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單超新豐

侯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陽侯左館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也仍以館衡為中常侍

又封尚書令尹勲等七人皆為亭侯賢曰尹勲宜陽都鄉侯諸鄴都

亭張敬山陽曲鄉歐陽參脩武仁亭李璋宜陽以

司農黃瓊為太尉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大鴻

臚梁國盛允為司空臚陵如翻按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苞其先姓夔避元帝諱改

姓盛按戰國時秦有盛橋則先自有盛性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

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暴汗至死徙者十

滂

餘人行下孟翻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

節為州里所服滂昔郎翻少詩照翻嘗為清詔使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

尉清詔使范史第五種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賢注案

察冀州滂傳曰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塞悉則翻會詔三府掾屬舉謠

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

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滂奏刺史二千石權

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劾戶繁翻疑又戶得翻

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通鑑卷之二十四 漢紀四十六 桓帝

豈以汗簡札哉。汗鳥故翻間以會日迫促。會日謂三府祿屬會于朝堂之

日也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參考以究其實也臣聞

農夫去草。去羌呂翻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

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詰去吉翻尚書令陳蕃

上疏薦五處士。處昌呂翻豫章徐穉彭城姜肱。姓譜本自炎帝居於

姜水因以為氏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曇徒含翻考異曰范書

徐穉傳云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書薦穉表紀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按二年胡廣

已為太尉五年蕃已為光祿勳今置在是年從范書去廣名從表紀帝悉以安車玄纁

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

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陳蕃為豫章太

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不辭免也既謁而退蕃性方

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榻坐榻也亦謂之牀

縣讀曰懸後舉有道。有道舉見五十年家拜太原太守。賢

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

負笈赴弔。笈極曄翻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

酒中暴乾。暴步木翻日曬也乾音干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

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醖酒

畢。醖株衛翻留謁則去。謁猶刺也不見喪主肱與二弟仲

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聞音問常同被而寢不應徵聘

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肱

遂監卷五十四

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
 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
 命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
 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
 就精廬求見徵君賢曰精廬即精舍也以其叩頭謝
嘗蒙徵聘故稱為徵君
 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勞力帝既徵
 肱不至乃下彭城下退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
 闇以被韜面賢曰韜藏也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
 見之闔安之玄孫也袁安歷事明章和以忠篤稱苦身脩節不應
 辟召著隱居講授不脩世務曇繼母苦烈曇奉之逾

魏桓

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為瀆帝
 又徵安陽魏桓安陽縣屬汝南郡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
 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
 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去荒皆對曰不
 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賢
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遂隱身不出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帝既誅梁冀
 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
 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為列
 侯宗族皆列校郎將列校謂北軍五校尉郎將賞賜
 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練五千匹上時掌帝賜爵

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與讀日豫進封高鄉侯又封小

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執專歸宦官

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白

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白馬縣屬東郡賢曰露布謂不

封之也并以副木上三公府也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

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家臣謂猶古之家相也搤乙革翻而猥

封謀臣萬戶以上謂單超等五侯也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謂高

祖之約非有功不侯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賢曰列將謂皇南規段熲等孔子

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為

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

政化日損尺一拜用賢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又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

寫詔書也不經御省御進也省悉并翻猶今言省審也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下遐隊翻下同詔尚書都護劔戟送

黃門北寺獄都總也護監也詔尚書總監左右都候劔戟士防送雲詔獄也或曰都護當作

都候賢曰前書音義曰北寺獄即若盧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

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續漢志都下有五

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

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

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

謂周昌比高祖於桀紂也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事見三十二卷成帝元延元年

杜眾

李雲

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謂暴如商受剖賢人之心

也復扶又太常楊秉維陽市長沐茂漢官曰維陽市長秩四百石屬

大司農沐音木集韻曰姓也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

雲帝恚甚恚於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蓋三公及尚書奏也詔切

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濯龍

池在濯龍園中近北宮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草澤愚

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戇陟降翻帝謂霸

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

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霸跪奏若為雲等言也於是

嬖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橫戶孟翻度徒洛翻乃稱疾

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言政事未有以勝於前朝

也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朝直遙翻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

見殘滅而李雲杜眾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橫戶孟翻復扶又翻

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

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陽毀梁氏以示

忠於帝空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周永與尹勳同封侯注見上又黃門挾

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其構姦

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託其惡以要爵賞要一翻陛

下不加清徵范書黃瓊傳徵作激激與澄同譬之水也若清激則塵霧在上滓濁在下不可

得而混矣審別真偽別彼列翻復與忠臣並時顯封粉墨雜糅

標汝 所謂抵金玉於砂礫 賢曰抵投也音紙 碎珪璧於泥塗

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 夔父香為尚書令甚為和帝所親重

荷下 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 可翻

納 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長安 中常侍單超疾病

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 孫程之死追贈車騎將軍今及超之生存授之 十

二月巳巳上還自長安 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

種羌寇隴西金城塞 姐音紫又音且也翻種章勇翻 護羌校尉段熲

擊破之追至羅亭 賢曰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 斬其

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酋慈 詔復以陳

蕃為光祿勳楊秉為河南尹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

第五種 衛羽

守 濟子 負執貪放兖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

之 百官志十二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員職累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其部郡

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 得臧五六千萬

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賂客任方刺羽 劾戶槩

翻 羽覺其姦捕方囚繫雒陽匡慮楊秉窮竟其事密

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方等無狀

爨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愿蹤緒必可

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 校戶 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寇

暴徐兗州郡不能討單超以是陷第五種坐徙朔方

考異曰楊秉傳作超弟宦者傳作弟子今從第五種傳范書李雲死在延熹三年春表紀在二年秋按楊

通鑑卷五十四 桓帝

賊吏之積 至此以中 常侍梁冀 為之援也 史不詳耳

秉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
 坐單匡使客任方刺衛羽繫獄亡走論作左校第五
 種傳匡遣客刺羽超積忿以事陷種若如范書則雲
 死時單超已卒何得更能陷種又雲書所論者立鄧
 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表紀似近之種傳又云衛
 羽為種說叔孫無忌無忌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按
 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臧旻
 認種書稱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
 能降無忌也此說妄也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以待之與稽
 同蓄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斌與結客追種及於太原
 劫之以歸亡命數年會赦得免種倫之曾孫也第五倫歷
 明事光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
 上象四七賢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藩屏上國屏必高
 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

之微功

帝以鄧后故錄遵破羌之功紹封萬世為南鄉侯

更爵尚書令黃雋

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

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

緯干

臣知封事已行

封事謂封爵之事也

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

而此又采女數千

皇后紀曰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

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歲時賞賜充給今采女數千女寵盛矣食肉衣綺

脂油粉黛不可貲計

賢曰貲量也衣於既翻

鄙諺言盜不過五

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

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偽于

但賜雋爵關內侯而

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王

也從下容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中主為中材之主言可

何如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

常侍黃門與政則亂與讀曰豫是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

為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帝曰昔

朱雲廷折欄檻折而設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

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臚陵如翻會客星經帝坐帝坐一星

在太微宮中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

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

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博塞之戲也上下嫖黷有虧尊嚴

列媿私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

日聞嘉訓處昌呂翻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

諛之人遠于願翻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

稱病免歸

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

罷事見上卷質帝本初元年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爨皆歸鄉

里時爨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

具知事本事本謂事之所由生也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

公已來賢曰太公謂祖父也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

謀豫藏匿爨先事而圖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

難作難乃旦翻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

文姬

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

孤賢曰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爨乘江

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

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爨乃以本末

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重直用翻下重至同爨皆不受遂

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爨曰吾

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

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

至矣唯引咎而已婦人之識丈夫有所不及焉爨謹從其誨後王

成卒爨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四節

之祠謂四時之祭也為于偽翻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

棺中玉具玉具即玉匣也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

瑩其後四侯轉橫橫戶孟翻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

坐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賢曰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雨墮臥虎言無人敢

櫻之也雨之所墮無不沾濕言其流毒遍於天下也皆競起第宅以

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按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皆競起第宅以

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僕從才用翻兄弟

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較與惟同音角虐徧天

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

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近其斬翻濟子禮翻僕從賓客劫掠行

滕延

趙岐

孫嵩

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
 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愴兄勝為河東太守
 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皮氏縣屬河東郡賢曰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長知兩
 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珖為京兆尹珖音玄素與岐
 有隙收岐家屬宗况陷以重澆盡殺之岐逃難四方
 難乃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
 見而異之安丘縣屬北海郡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
 死遇赦乃敢出今孟子古註岐所註也其發題辭亦叙逃難之事閏月西
 羌餘眾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復扶晨薄校尉段熲
 軍頰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折而虜亦引退頰

斬燒何帥

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

積石山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禹貢云導河積

石即此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眾而還

帥師類翻降夏五月甲戌漢中山崩六月辛丑

司徒祝恬薨秋七月以司空盛允為司徒太常虞

放為司空長沙蠻反屯益陽零陵蠻寇長沙九

真餘賊屯據日南眾轉強盛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

為交趾刺史復扶又翻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

賊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

姐音紫又且也翻零音憐種章勇翻允音鈇段熲擊破之泰山賊叔孫

通鑑卷五十四 桓帝 三

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詔徵皇

甫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百官志丙

署長七人秩四百石黃綬宦者為之主中官別處大疫二月壬辰武庫火

司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嵩為司徒考異曰表紀在去年按

祝恬薨後有盛允允免嵩為司徒相去年表紀誤也今從范書三月太尉黃瓊

免夏四月以太常沛國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

令雍丘屬陳留郡故祀國也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

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避翻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

訟者感之輒各罷去甲寅封河間孝王子參戶亭

侯博為任城王奉孝王後賢曰杜預註左傳曰今州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

今鄧州內鄉縣西南元嘉元年任城王崇薨無子國絕今以博紹封河間孝王開也任城孝王尚也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晉書天文志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

星為庶子李蒲內翻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原陵光武陵巳卯京

師雨雹具翻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庚子

岱山及博尤來山並積裂岱山在博縣西北賢曰徂來山一名尤來山博今博

城縣余據二山並在博縣界而先書岱山以尤來山繫之博者岱宗人皆知之而尤來山則容有不知其

在博縣界者故書法如此巳酉赦天下司空虞放免以前太

尉黃瓊為司空健為屬國夷寇鈔百姓永初元年以健為南

部都尉為健為屬國都尉領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

朱提漢陽二縣健居言翻

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

姓譜山古烈山氏之後一曰周有山師掌山林後以官為氏

零吾羌與先零諸

種反寇三輔

種章勇翻

秋七月京師雩

公羊傳曰雩旱祭也

減公

卿已下奉賁王侯半租

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洪氏隸釋曰濟陰太守孟郁修

堯廟碑其文有曰非所以表神聖曰以一太牢春秋秩祠曰是以好道之徒自遠方集其字皆作以曰已章聖德曰敦我已德厲我已仁字皆作已已以義同而字構異體足以知自漢至唐已以二字通用矣奉扶用翻賁吐得翻假借也 占賣關內侯 占之贍翻 虎賁羽林緹騎營士

五大夫錢各有差

緹他弟翻又音啼

九月司空黃瓊免以

大鴻臚東萊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

會工外翻守式

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

治直吏翻

徵為將作大

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

賢曰若邪在今越州

會稽縣東南邪讀曰耶

人齋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

朝直遥翻郡聽事曰郡朝公府聽事曰府朝

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

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

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

選一大錢受之

今越州城西四十五里錢清鎮即父老送寵處為子偽翻

冬先

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凉二州

種章勇翻下同

校尉段熲

將湟中義從討之

湟中有義從胡即小月氏胡也從才用翻

凉州刺史郭

閔貪其功稽固頰軍

賢曰稽固猶停留也

使不得進義從役

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閔歸罪於頰頰坐徵下獄輸

冕

作左校下遐以濟南相胡閔代為校尉胡閔無威略

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賢曰說文曰塢小障也音烏古翻轉相招

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今

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復扶臣生

長邠岐年五十有九長知兩翻昔為郡吏再更叛羌

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謂知馬賢必敗也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更工衡

翻中竹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宥

官宥而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

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

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二

用撫降羌
得人之切
若此

也賢曰郡將郡守也烏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

羌寇鈔處也東岱為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

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病一也爾雅翼烏鼠同

宥之中渭水出焉其鳥為餘其鼠為鼯鼯如人家鼠

而短尾鷄似鷄而小黃黑色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

在外在隴西首陽縣沙州記云寒嶺去太陽川三十

里有烏鼠同宥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

奉法賢曰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前變未

遠臣誠戚之賢曰戚憂也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

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監古十一月

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

勸降者十餘萬降戶江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三月沈氏羌寇張

通鑑卷五十四 桓帝

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羣音而道

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廬草屋廬寄舍

也毛晃曰結草木曰菴在野曰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

乞降涼州復通復扶又下同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

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李翕蓋安定屬

國都尉然志無安定屬國以御史督軍故曰督軍御

史先悉薦翕爾雅翼狼貪猛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

籍狼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音任

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

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

餘萬口復詣規降滇音顛復扶又翻夏四月長沙賊起寇

桂陽蒼梧 乙丑恭陵東闕火恭陵安帝陵 戊辰虎賁掖

門火賁音奔 五月康陵園寢火康陵殤帝陵 長沙零陵賊

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

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募兵討之不能克 乙亥

京師地震 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百官志中藏府掌中幣帛金銀

諸貨 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闕火 烏吾羌寇漢陽

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 艾縣賊攻長沙郡縣艾縣

屬豫章郡賢曰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按今洪州分

寧本漢艾縣又按宋白續通典分寧縣本武寧縣武

寧縣本漢西安縣西安縣後漢建安中分海昏縣立

而建昌縣乃永元中分海昏立在建安之前當是時

艾縣故在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移建昌居焉艾故城在建昌界賢注是也 殺益陽令衆至

通鑑卷之五十一 漢紀四十一 桓帝 三

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
 奔走零陵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
 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
 備故敢乘間而進。間古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
 旗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
 乎。肅拔刃向爽曰椽促去。椽俞太守今急何暇此計
 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
 減死一等復爽門閭。復方日翻除拜家一人為郎尚
 書朱穆舉右校令山陽度尚為荊州刺史。右校令掌
六百石屬將作大匠趙明誠金石錄有荊州刺史度
 尚碑云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缺之後又曰統

國法度按元和姓纂古掌度之官 辛丑以太常馮緄

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緄古本翻 考

十二月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荆
 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此事當在今年三月重

出誤 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

罪。先悉薦翻 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

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監古街翻

又戶 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中郎。將軍

從事中郎 十一月紀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

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

平定。降戶 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

通鑑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桓帝

功於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

許 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滇音 太尉劉矩免

以太常楊秉為太尉 皇甫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

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惡

路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賢

謂以文簿虛降非帝璽書誚讓相屬屬之規上書自

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賢曰蠢動也戾乖也舊都懼駭舊都謂長

安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稽音所省之費

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

無罪無辜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北方先事賢曰先事

謂前輩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稟旋

師南征又上郭閔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上時掌

亦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

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郡守謂之郡將復子思

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

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讎是周若臣以私財則家

無擔石擔都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易以就臣愚

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官姬謂元帝以王昭

于也遺鎮烏孫以公主謂武帝以江都王建女今臣

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之所貴將

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將出即亮翻少

詩沼覆軍有五謂鄧騰敗於冀西任尚敗於平襄司馬鈞敗於丁奚城馬賢敗於射姑山

趙冲敗於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賢曰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

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朝廷寫之權門供軍之金幣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

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

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

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

遣賓客就問功狀數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

事前事即誣毀之事也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歛請謝下遐稼翻歛力蟾翻

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校戶

教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

歸家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三月戊戌赦天下

以衛尉潁川許栩為司徒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

火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秋七月甲申平陵園

寢火平陵昭帝陵桂陽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反

太守陳奉討平之宦官素惡馮緄復扶又翻八月緄

坐軍還盜賊復發免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

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

遊畋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

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
 以待旦之時也毀顏謂面有憂色臨于臣民之上無以為顏也豈宜揚旗曜
 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
 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
 也書奏不納 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十二月以衛尉
 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
 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
 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枝葉謂中臣族親也布列職署署官舍也或
 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
 章退貪殘塞災謗塞悉則翻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

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

司隸校尉部三輔三河弘農中

二千石列卿也各率其屬城門校尉部十二城門司馬門候五營校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各有司馬負吏北軍中候掌監五營下還椽翻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

者上時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

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詔徵皇甫規

為度遼將軍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

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為于偽翻上時掌翻由是拜

武威太守及規為度遼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畧兼

優宜正元帥元帥謂度遼將軍也以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

三朝事亦頗可觀

舉事者願乞宥官以為負副朝廷從之以負代規為

度遼將軍以規為使匈奴中郎將使疏西州吏民

守闕為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寃者甚眾會滇那等諸

種羌益熾涼州幾亡滇音顛種章勇乃復以熲為護

羌校尉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橫戶上疏曰按漢

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

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賢曰常

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

與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

璫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朝直送翻權傾海

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荷下放濫驕溢莫

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

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

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被皮帝不納後穆因進見

見賢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

人省尚書事復扶又翻賢曰省黃門侍郎一人傳發

書奏賢曰傳皆用姓族賢曰引用士自和熹太后以

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

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

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

出賢曰傳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

復舊制難
言之但去
其甚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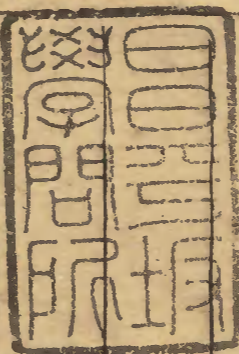
朱穆令終

毀之

數所
角翻

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幾居
豈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文政庚辰

